

死亡不完全是悲劇，最大的悲劇是去人性化。死亡被關在一個陌生與消毒過的圈圈裡，與那因有人伸出關愛援手而得到的心靈滋潤區隔開了。

諾曼 卡曾

從事臨床工作三年，覺得醫院就像是人生的縮影，生老病死、悲歡離合，每天從不間斷的上演著，尤其是接觸了美德病房的患者與家屬後，更是深切感受人生的百態。對於末期病人，醫師就醫療層面上所能做的實在有限，因此，真正的安寧照護是要靠整個團隊的付出，包括：心理師、宗教師、社工師、藝術治療師、志工等，一起奉獻心力來提升末期患者與家屬在身體、心理與靈性層面的照護。病人與家屬的心理必定是非常複雜，或許是悲憤、恐懼與不捨，又或是急欲去表達愛，但更可能摻雜了內疚、挫敗及無能為力的感受。因此，團隊便須去發現問題，並導引他們適時的宣洩情緒，表達心願，這可說是安寧照護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尤其是病人的心靈需求經常遠超過醫療團隊所能給予，因此，如何去營造一個健全而有力的家庭支持，往往就成為安寧療護成功與否的關鍵所在。

參與美德病房的照護工作，深切體認完整的團隊對於患者是何等的重要。萬事起頭難，因為病房剛成立不久，為了提供末期患者更好的照護，急須更多的志工與各方面的資源來成就這份志業，縱然只是輕握他的手，傾聽他訴說從前，或只是彼此交換一個關愛的眼神，儘管素昧平生，儘管不期而遇，陪走一段，亦是奇妙的恩典。縱使看盡佛書中如何準備大死的文字，仍不及目睹生命的勇者平和地離去來的深刻有力。在美德病房，患者與家屬經常能讓我學習或省思書本上難以提供的經驗與感受：死亡的莊重抑或是孤寂、人倫親情的牽繫是深切抑或是淡漠，在生命不再回頭的當下，恍然明白了生命的起落是常，世界是眾生的舞台，你我只是不停的過戲而已。

我喜歡看病人能下床活動，或與照顧他的夥伴閒話幾句，又或是參與病房為他們安排的一切。每天或見新人進來，或是送走舊人，在這麼多來來去去的身影裡，那些曾經熟悉的背影不久就都進入牆上那一張張讓人憑弔的小框框中。每每面對這些照片時，就像看那舞台上唸的一聲換下斑斕生動的佈景，突然進入原色與靜默中，這不免令人感傷，但我知道：在另一個世界裡，他們將不再受苦，也已放下諸多不捨。願如證嚴法師所說：快去快回，乘願再來。

當生命不再回頭，許多美好的事才正要發生。

我的一天工作完畢

我像一隻被拖上岸的小舟

正聆賞著晚潮的舞曲

泰戈爾